

錢氏考古錄目錄

卷四

惟演

曖

晦

暄

晒

良懷

象中

吉

仁度

致堯

倚

遜

長侯

彥遠

明逸

塤

冶

奕

振

聿

袞

士開

中孚

錢氏考古錄卷四

海甯錢保塘編

錢惟演 隆平集錢俶傳子惟演字希聖俶第

十四子也

有俊才俶常使賦遠山詩有高為天一柱秀

作海峯之

句俶深器之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

召試學士院上覽所試稱善特授太常少卿累擢知制誥

翰林學士坐為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學士天禧

四年為樞密副使仁宗即位除樞密使太后稱制宰臣馮

拯以惟演太后姻家請出之除節度使知河陽請覲加使

相判許州屢徙藩鎮鬱鬱不得志及耕籍田求侍祠留為

景靈宮使太后崩還河陽請以章獻太后章懿太后同配

食真宗廟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

鎮崇信卒年五十八特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
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常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
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預修策府元
龜凡千篇特詔與楊億分爲之序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
謂力排寇準其後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故集二十
卷樞庭擁旄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序
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子暖按當作暖晦昕昉曦昞曄瞳眈喚耀
寇準傳錢惟演素忌準又詔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
名記輒不列準後蔡齊言於上卽命刊去蔡齊傳初齊
爲御史知雜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賞罰者
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天子新卽位惟演聯姻太后不

宜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動衆心上遂不許惟演諂附丁
謂作樞密直學士院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而碑刻
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
豈可令姦黨厚誣上遂令磨去 王曾傳真宗不豫有引
唐漢事諷皇后稱制者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今太子決
政資善堂天下固已屬望可異議耶惟演晤不敢異議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
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
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
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

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
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
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
薦其材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
謝絳誌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張先誌王文康
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
佐郎送楊子聰戶曹序河南大府也戶曹參軍楊子聰
居府中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蔡齊行狀錢惟演作樞
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下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
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爲姦黨
所誣哉遂令磨去歐集有過錢文僖公白蓮莊詩錢相

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詩留守相公移鎮漢東詩游彭城
公白蓮莊詩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詩 內制集序昔錢
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
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
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 四六集六上隨州錢相公惟演
啟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屢能
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
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黼之年市
息三丸之盜行郊憩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惟奉百
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
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嬾之無能容禰狂而不

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
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芑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
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啟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
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
歎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
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
辨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
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
何恤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俗之謗未免三年
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
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旣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

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自注云明道二年初惟
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
鎮 洛陽牡丹記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
洛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
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
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
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
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錢
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
也 詩話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跡依然見於詩者多矣
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錢詩好句尤多

于役志景祐三年六月丁巳次洪澤始識大理丞李惇
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

歸田錄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
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

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

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

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

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

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

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

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 錢
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
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集古錄跋寒食帖顏魯公書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
文僖公號也希聖錢公字也

寶章待訪錄黃素黃庭經有錢氏忠孝之家印

米元章書史錢氏所收浩博帖上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
圓錢印并錢氏書堂印

澠水燕談錄晁文元公迴在翰林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
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
錢文僖各賜一朶 天聖末歐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

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
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
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
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
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微戒之一日府
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
宴飲過度耳文忠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
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思公年已七十
按此說悞
辨見後 密
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錢惟演草壽春王制進草
乞御刊削然後寫麻從之其後冊皇太子亦進草親王宰
相等則不進

蘇頌王田墓誌銘故相錢文僖公王沂文正公並薦其才
又上所爲文章三萬餘言召試學士院賜及第

蘇魏公集
五十六

羅從彥遵堯錄王曾天禧二年召爲平章事初眞宗不豫
者久之莊憲太后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
決事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
皇儲冲幼非中官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
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白兩宮由是益親遂無閒言

儒林公議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
而敦之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
編敘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 眞
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謂謀臨

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望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實后肺腑何不入白卽帝不諱立儲爲君后輔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

江鄰幾雜志張瓌爲禮官議錢惟演謚文墨錢氏諸子縗經迎執政訴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諸錢訴張有二親在堂十年入舍之語晏相言昨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眞宗已不豫出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頷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

者深駭之不敢言

曾鞏張保雍碑錢思公惟演薦任益州避親嫌不拜

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四東游略記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宗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

東坡集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當作嫁劉氏而

其子娶于丁謂人恠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子容道此荔枝歎洛

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自注錢惟演爲留守始

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按洛陽牡丹

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所
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據此則思公進花乃沿故事耳
詩注謂自惟演始非也歐公爲思公幕屬所言當得其實

龍川別志丁謂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

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

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

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

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命

梅堯臣宛陵集夢故府錢公故相方來夢分明接座隅只

知冠劍是不道死生殊西府看如舊東山詠久徂遽然興

寤歎不覺泪沾鬚 和永叔柘枝歌題下注留守相公南

莊按舞

夢谿筆談九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
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

胡宿張士遜行狀先塋側靈泉自出公刻文志異名其泉

曰孝感錢思公美而作頌并序其事

胡文恭集四十

湘山野錄時大臣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貶謫漢東會
禁林主誥者素爲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
之後多或墜涼具官某亡國之衰緒孽臣之累姻孽臣蓋
晉公也時冢宰謂典誥曰萬選公其貶語太酷禁林曰當
留數句以俟後命太宰笑曰尙未遲憾乎 錢思公謫居

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
楊芳草幾時休泪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鶯鑿
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
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叔歌鬢
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晚鐸中歌木蘭花引佛
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
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泪眼之句頗相類

東軒筆錄二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
眞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竟亦
不登此位 三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
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

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
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
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
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藝花
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公率僚屬往
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
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爲何人也
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疏爽闔朗天下之選延
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
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菽而進文
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

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
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
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
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
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
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錢氏私誌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
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
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
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
也妓云中暑住涼堂睡着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

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
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徧待月華生燕子飛來
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深波不覺簟紋平水精雙倚有墮
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
小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
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
子孫母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

能改齋漫錄十一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和
李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
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甯府城上莎
猶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襪步於莎上

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元獻晏公爲丞相時
作新第於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
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
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宋四朝國史歐陽修傳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
不撓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於學

政要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
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
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
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
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

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宋名臣言行前錄五引按當是仁宗政要

王珪張士遜狀武當鄖鄉先塋在焉墳側靈泉自出公刻文志異名其泉曰孝感錢思公美而作頌併序其事

華陽集四

十

蘇轍論李憲王中正不當假以使名云明道中錢惟演以

章獻皇后親嫌罷樞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

宋諸臣奏

議六十三

呂公著上仁宗議四后廟饗略云明道中議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廟享有司參酌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及禘祫並就本廟及特撰樂章以崇世享是爲奉慈廟載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附

于真宗廟室云云

宋諸臣奏議八十八

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封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眾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

涑水記聞六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藍元震及李子

儀云

楓窗小牘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如錢惟演下石寇萊公是也

東都事略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倣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倣深器之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爲文章拜太僕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爲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爲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爲參知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后戚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旣罷相眞宗欲相李迪因問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位迪上眞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可用也眞宗亦默然眞宗

日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爲相則不可真宗
卒以廸爲相拯遂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爲樞密
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
曹利用或丁謂乎真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
利用忠亦有功亦宜與平章事真宗曰諾於是丁謂拜相
利用加同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尙書右丞轉工
部尙書真宗崩仁宗卽位進兵部尙書爲樞密使章獻明
肅皇后稱制宰相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除保
太軍節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
又徙泰甯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署名
爲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留爲

景靈宮使章獻崩還判河南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同配食
眞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
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文章與楊
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
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與修策府元龜凡千篇
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謂力排寇準其後
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擁髦前後集伊川
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初謚
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子暄爲寶
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尙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拜左領軍
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度使封康國公

眞宗紀天禧四年錢惟演樞密副使仁宗紀乾興元年
七月丙子錢惟演樞密使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 眞
宗劉后世家泰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以章獻
明肅章懿與章穆並祔眞宗之室詔禮院議 王曾傳方
眞宗之不豫也有諷皇后謀稱制者曾密語后戚錢惟演
曰今天子決政資善堂天下固已屬望而劉氏遂欲稱制
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敢異議 宦
者閻文應傳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夏竦錢惟
演皆章獻皇后之黨欲罷之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耳

容齋隨筆八眞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

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僊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友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廸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廸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廸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

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卽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卽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眞宗啟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罷相之文亦非也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所

載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鈞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

容齋續筆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

洪遵翰苑羣書學士年表天禧二年錢惟演正月以工部侍郎拜四年八月除樞密副使翰苑遺事楊億再爲學士班錢惟演之上注引仁宗實錄又引王寓玉堂賜筆硯記云昔錢思公嘗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當時頗以此語取怒於人歐陽文忠日作內制集序猶以斯言爲媿末乃云亦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郡齋讀書志金坡遺事三卷右皇朝錢惟演撰載國朝禁
林雜事迹儀式并學士名氏文元公述眞宗禮待儒臣三
事附於卷末 冊府元龜一千卷右皇朝景德二年詔王
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迹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
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干一百四門有
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戚綸王希哲
陳彭年姜輿宋貽序陳越陳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初
撰編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
年劉筠夏竦等付楊億竄定賜今名爲序冠其首其音釋
又命孫奭爲之 西崑酬唱集二卷右皇朝楊億劉筠李
宗諤晁某錢惟演及當時同館十五人唱和詩凡二百四

十七章前有楊億序

直齋書錄解題金坡遺事三卷學士吳越錢惟演希聖撰
題名自建隆至天聖四年凡四十七人自開元而下合三
百一十五人其他典故視前記詳矣 別書金坡遺事一

卷學士澶淵晁迥昭遠撰因錢惟演寄示遺事別書眞宗
待遇恩禮三則於其後 秦王貢奉錄二卷樞密使吳越
錢惟演希聖撰記其父做貢獻及錫賚之物 家王故事

一卷錢惟演撰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
玉堂逢辰錄二卷錢惟演撰其載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
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左藏內藏香藥諸庫及
祕閣史館香閣數十里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

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以此觀之唐末五代
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爲太息也 飛白敘錄一

卷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擁旄集五卷伊川集

五卷

通考作
三卷

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惟演俶之

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爾出鎮河陽河南時所
作也全集未見 盧載雜歌詩一卷盧載厚元撰集中有

與胡則錢惟演往來詩

石林燕語七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
白爲學士當制希白于思公從父兄也 白撰

麟臺故事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
若右司諫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

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同編修 天禧四年詞臣楊億
錢惟演請出御集箋解其義詔億等並同注釋成一百五
十卷是冬中書樞密院請重編御集錢惟演王曾領之成
三百卷

墨客揮犀八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
出禁中祥符中嘗賜之近臣

賓退錄五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

子又號伊川

默記謂知得罪祈急於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

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

按丁謂
王曾

費袞梁谿漫志檢校官蓋唐制本朝文臣爲樞密使副必

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獨石熙載止以戶部尙書充使乾
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尙書爲使當時以爲有司之
失

宋文鑑一有錢惟演春雪賦

輿地紀勝隨州錢惟演以崇信軍節度歸本鎮惟演出於
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見漢東志錢文僖
公守隨州每對酒必自歌云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
風拍岸

周必大跋宋曉詩楊文公錢文僖劉中山諸賢出一變而
爲崑體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

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

通考二百三十四

王十朋蘇詩注引次公曰錢李文辭綺豔學江左之體也

謂錢惟演李西臺

邵氏聞見前錄八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

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
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尙恭爲
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
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尙恭作解元矣王復
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
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
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
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
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
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
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

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旣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尙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

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

卒得美謚永叔之力云

按宋名臣言行錄四引此條代錢為留守者謂王曙字晦叔謚文康

非王沂公也此作沂公疑刊本之誤澠水燕談錄四載此事言諷歐謝諸人游燕者為思公并言思公年已七十尤

誤思公年止五十八見隆平集東都事略本傳

清波雜誌上頃王顯道守吳間因孫仲益居毗陵以嘗牧

是邦遣騎求其傳神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

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

如覲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

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

言于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奸黨

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下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

官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
石樓望都城次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
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還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
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數游責曰君等自比寇
萊公何如萊公尙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公取手板起立
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
之自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故歐陽公六十五卽休致
事文類聚遺集四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
政王曾並兼太子賓客執政兼東宮官自此始 十五明
道中錢惟演以使相爲景靈宮使天禧五年樞副錢惟演
爲祥源觀使

澹山雜識宋錢惟演自充守罷築室於揚亦既五年忽春
深巢燕不歸已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
城丘墟矣淵鑑類函四
百二十四

咸淳臨安志六十六謝景温字方直方總角時錢惟演見
之曰此兒舉措不凡若非龍駒應是鳳雛後必上鄰伊周
旁叶房下缺錢惟演傳鮑由爲其真贊謂西崑體律如有
唐掌我帝制登玉堂實以文擅世云

玉海天禧四年六月詔參詳學士楊億錢惟演盛度等十

人爲注釋官

按注釋真
宗御集也

通考九十五宗廟考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
追尊肅懿太后方事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

后並耐真宗

曲洧舊聞四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

宋史傳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爲之序除尙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尙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索遷

工部尙書仁宗卽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
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尙書充
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
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
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并得臯遂擠謂以自解宰相焉
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嫻家不可與
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卽日改保大
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許州未卽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
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
守宮鑰卽以判河南府再改泰甯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

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藉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眞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旣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媼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案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眞宗廟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

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
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議
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
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
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駿晦暄從
弟易論曰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
附希進遂喪名節真宗紀天禧三年三月癸未翰林學
士工部尚書錢惟演等坐知舉失實降一官十一月錢惟
演兼太子賓客仁宗紀乾興元年七月丙子樞密副使
錢惟演爲樞密使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禮志明道
二年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二后並祔真宗之

室太常禮院議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升祔穆宗本朝
孝明懿德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韋后祔太祖未嘗以懿
德配九 一百 上陵禮大中祥符四年添差陵廟行禮官四

員選朝官京官宗姓者充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春秋朝陵
載于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恭唐顯慶中始詔三公行事
天寶以後亦遣公卿巡謁蓋取朝廷大臣不必須同國姓
後參用太常宗正卿晉開運中亦命吏部侍郎近年以來
止遣宗正等官人輕位卑實虧舊制望自今于丞郎諸司
三品內遣官闕則差兩省諫舍以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
以成稽古之美一百二 十三 五行志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
南嶽奉冊使薛映副使錢惟演過荆門軍神林石上獲芝

草以獻 宰輔表天禧四年錢惟演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遷樞密副使乾興元年錢惟演自樞密副使進樞密使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自樞密使以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 章獻明肅劉后傳泰甯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與章穆並祔真宗廟室 李迪傳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 王曾傳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 寇準傳時真宗得風

疾劉太后預政于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
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
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 馮拯傳輔臣會食資善
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
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蹴踏錢惟演營入相拯
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 趙積傳慎從吉知
開封府其子鈞銳受賂事連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
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 范諷傳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
相位諷奏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
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錢惟演倡議獻懿
二太后宜祔眞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

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
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
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
趨出遂貶惟演隨州 鞠詠傳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
相詠言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又遂以爲相必大
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
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郭勸傳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
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
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

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 張瓌傳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

演曰文墨其子搨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

朝廷不能奪乃賜諡曰思 梅堯臣傳錢惟演留守西京

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唱酬一府盡傾 外戚劉從德

傳從德母趙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曖遷二官

藝文志錢惟演咸平聖政錄三卷錢惟演金陵當作遺

事三卷錢惟演錢俶貢奉錄一卷錢惟演錢氏慶系譜二

卷錢惟演擁旄集五卷錢惟演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伊

川集五卷

山左金石志孔廟從祀先賢先儒贊碑秦冉贊起復銀青

光祿大夫行右諫議大夫知制誥上柱國錢惟演撰惟聖

享天陟于神房惟帝尊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清揚
式賁先烈錫諸袞章秦祖贊已泐僅存穆章甫三字之

輔二字漢孔安國贊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云

永世繪像廟廷聿章善繼東巡受書是爲袞異原碑闕字以山東通

志補

龔鼎臣東原錄載真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

事

通志別集類錢文僖集十卷典懿集三十卷總集類西崑

酬唱集二卷景德中楊億與錢惟演劉筠等

宋元憲集九東園吏隱詩處陰靈蔡老白注舊養龜於圃

錢文僖愛之給一卒以守傳云三十年矣五言長律一

二老堂詩話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
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詩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連云省
題詩集只云釋奠卻註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
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
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余答云省題所
印如秋獮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祝諸本
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日
嘗聞弦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
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
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
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

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
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爲相國

西湖遊覽志入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

金石文跋尾天台山護國寺碑銘有天聖九年歲次辛未
七月字碑首列銜武勝軍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
南字以史考之知爲錢文僖所撰

兩浙金石志天台山護國寺碑銘贍九年歲次四字又七
月二字又日書二字又監寺僧三字又立石二字右碑篆
額八字文行書二十四行剝蝕殆盡惟年月一行尙有數
字可辨按舊志云中書平章錢惟演撰工部尙書李端懿
書檢校司空鄂州刺史錢惟濟篆額天聖九年立今九年

字尚存可證也

武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八錢惟演北岳題名入分書自左起文云景德二年夏京師霖潦詔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止雨于安天王祠時七月六日侍禁劉承澤同行跋云景德二年夏京師霖潦致勞遣使致禱而淫雨之災真宗本紀及五行志並佚脫不書豈以在都下史筆有所諱言之與惟演奉使傳亦未載皆失記也

錢暖

玉海天禧四年命錢暖分定卷第

按定真宗御集也

宋史曹修古傳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

錢晦

涑水記聞十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

詞頗薄其爲人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
瓌云祖奸父賊母穢妻濫瓌泊之孫父方洄嘗以賊抵罪
母妻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衆醜一身備百惡

實錄慶歷六年知河中府錢晦入辭上問其家傳鐵券晦
并三朝御書以進皆親識其末而還之

淵鑑類函五十二
案此條當出宋

人類
書

宋諸臣奏議六十一何郟論王守忠預紫宸殿上宴注初
景福殿使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
詔守忠如正任班他无得援例守忠遂移閣門使綴本品
坐宴西上門門使錢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
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然竟爲奏定坐圖及郟有言守忠

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胡文恭集十七錢晦向傳範兼可東上閣門使加上騎都尉制

續通鑑長編慶歷六年八月六宅使嘉州刺史錢晦賀國母生辰皇祐二年三月契丹使來告捷遣西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爲報聘使

宋史錢惟演傳子暄晦暄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句當三班院羣牧都監授守忠防禦使

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
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戚子弟也海頓首謝改潁州防禦
使爲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
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卒

錢暄 元豐類稿錢暄光祿卿制敕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
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
予采爾明習吏事勞闕有聞選于僉言俾踐厥職尙其祗
飭無曠厥司可 曾鞏送撫州錢郎中詩名郎元是足風
流得郡東南地更優翠幙管絃三市晚畫堂烟雨五峰秋
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滿甌應與謝公資筆健邦
人才薄詎能酬

嘉定赤城志二州城熙甯四年錢守暄纍以密石且慮水
齧其足遂浚湖以其土實之按汪泌其樂堂詩歷敘城事
有外遺數百家室屋鱗參差之語意其爲錢守暄也

全篇見東

湖

九郡守志熙甯四年十一月錢暄以光祿少卿知吳

越人惟演之子修城浚東湖官至寶文閣待制性嗜學嘗
著後漢功臣表藏秘閣見本傳 二十三東湖在崇和門
外三十步初爲船塲水軍營熙甯四年錢守暄始開爲湖
時方象石修城以水至漂溢故鑿湖以受衆水且以其土
隄城之東絕後患焉中有堂曰其樂堂之前有亭曰流盃
皆址於湖心錢守所立

咸淳臨安志錢暄字載陽惟演之子任郎官知開撫台三

州有治績除少府監又知鄧州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鉤考
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當坐暄因對從容爲言逋租不入
以頻年饑故今使者被罪必亟歛恐民不堪惟稍寬乃可
集得免出知鄆州除寶文閣待制元豐八年卒年六十八
暄素好學皇祐中撰後漢功臣年表藏之秘閣所至不爲
赫赫名而旣去見思十二子內景臻康國公尙仁宗女許
國大長公主生榮國忱忱生參政端禮孫左丞相象祖以東
都事略錢惟演傳實錄
附傳乾道志涪祐志修
宋史錢惟演傳子暖晦暄暄字載陽以父蔭參官駕部郎
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卽
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

權鹽鐵副使暄鉤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
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辜必亟歛於
民民不堪矣神宗卽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
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尙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
在外戚傳

康熙謝旻江西通志撫州府學嘉祐以後州守錢暄修撫
州署治平二年州守錢暄增葺王無咎記之 秩官門知

撫州錢暄嘉祐間任名宦有傳

錢昞 續通鑑長編皇祐五年八月左藏庫副使錢昞賀國
母生辰

錢良懷 四川通志大中祥符應進士舉錢良懷安軍人

錢象中 通攷三十四選舉考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原經書以二年爲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舉禮郎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引對

錢吉 宋史宦者張繼能傳攻天河砦砦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屢屺頗潰去 授錢吉爲

右侍禁

錢仁度 宋史周瑩傳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爲殿直閭渥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

錢致堯 謝旻江西通志秩官門知撫州錢致堯都官員外

郎明道間任

錢倚 成化四明郡志尙書橋昇平橋宋嘉祐間守錢倚修

三十
五

錢遜 續通鑑長編一百二十景祐四年九月丙寅三司言

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碌可烹煉爲銅今池

饒江三州錢監並缺銅錢請遣遜與本不轉運使試驗以

聞從之

錢長侯 嘉靖浙江通志遂昌縣治宋熙甯間令錢長侯建

錢彥遠 蘇頌錢起居神道碑仁宗皇帝濬哲聰文臨御歲

久朝廷治定天下晏清雖天德高明神機默運人不可得

而度然跡其可見者虛懷納善樂聞讜言天聖中詔復方正直言之科慶歷初復增置諫官御史之員於是抱忠懷道之賢博古能言之類策慮幅億傾輸腹心啟沃聖聰日月相繼一言寤意則褒揚獎進聽用無間其逆旨拂心詆訐過正則優容曲全甚者黜而復用終不以言廢人故四十二年之間近臣盡規衆職修理朝無闕政理絕名言士有特起邁辰雜遝並進登仕版位公臺出此途者蓋十七八焉非特奇才異倫間出一時實由天衷樂育獎而成之所致耳於是有若故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事會稽錢公越自朝行入奉大對受策察問五千餘言推原天人指切時政天子親覽稱歎移刻考官奏第三書異等超擢

臺郎試守藩郡士人傳稿遍於海外咸以仲舒之淵源劉
蕡之切直劉向之發抒至誠郤詵之對揚天問復見於茲
時矣先是眞宗皇帝景德中再闢六科公之先君翰林公
哀然首舉慶歷初公之亞弟端明公復中茲選後四年公
又繼之一門之美前世未有當時詩人詠歌有賢良方正
舉父子弟兄同之句士大夫載述以爲衣冠卓異焉公諱
彥遠字子高系出錢塘吳越武肅王之裔曾祖諱元瓘晉
天下兵馬大元帥嗣國王薨謚文穆祖諱侖遜位於其弟
以王爵爲東南面都元帥國朝累贈太師尙書令中書令
父諱易少舉進士名動京師歷內外制典兩朝書命累贈
太尉妣盛氏江東著姓太子太傅文肅公之族屬追封平

陽郡太夫人公弱幼而孤與仲氏僑居輦下執喪盡禮奉
養太夫人溫清弗怠刻意家學至於大成初以賞延再命
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寺丞景祐五年登進士乙科簽書
忠武軍節度判官公事賈許公仕御史中丞辟爲推直官
許公預政繼職者奏留倚其繩正朝列辭以四推獄官不
當越職尋出通判明州在郡摘州卒謀亡竄海外者鞠會
稽累年田訟數十人兩郡稱治遂以太常博士應詔遷尙
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六年秋九月也是冬涉春京畿旱
災天子責躬詔訪中外得失公旣以言見擢雖在外官而
懷不能已復奏疏三千言上塞詔意是時江淮歲歉丹陽
復苦蝗孽公募民捕掘蝗子以常平粟計升斗易之焚瘞

殆盡復上其事遂著爲令又平粟中價貸下戶計司以爲
專命損上責所由備償餘直公請歸罪守長金山寺上僧
承前宣勅補授郡官待以客禮公至令班諸寺僧首廷見
不與交語旣而寺罹火災其徒訟庫錢乾沒持貸籍欲汙
郡官公立命焚之止坐僧罪奏釐甲乙爲禪林盡革宿弊
吳俗信巫郡官妻病巫俾出錢十萬禱神請命公竟坐巫
詐欺境內神祠非祀典者期一月毀撤率諸巫習醫自業
錢塘繕江隄轉運使調木石諸州逮潤報以越數州科歛
其擾倍常遂止是時籍宣毅卒隸京步軍司使者留詔須
越軍至同遣其眾藉藉重遷公爲奏就選官部閱給舟載
其妻孥以西他州籍兵過城郭騷然至或罷市抵潤則關

外已具糧糗薄暮舍止晨炊徑度城中莫有亂行者治迹
表諸道八年秋召還拜右司諫歲中遷右史帖職公自以
逢辰遇知己之主居得言之地夙夜惟念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其密啟顯奏凡八十餘章深動民聽今撫其十數大
者足以見經世適變之畫有過人者其言毋數赦曰三歲
郊霈盛夏慮囚祖宗之制不可闕自外非時曲霈不宜屢
下啟小人之幸擇牧守曰請分外繁上中下州爲三等上
等政府擇才其次吏部選任又其次依資注擬增俸以表
顯覈實以升降則四方平理可待也慎名器曰文武近臣
陛下宜周知其才否稍取其功狀圖列於別殿燕閒省覽
凡遇除授案見勞惡而賞誅則朱紫自別矣侍讀待制宜

立定員如舍人學士格其勞臣久外當褒進者別其美名以寵之則流品分而中外辨矣議取士曰貢舉法弛士不循搯檢宜下詔戒飭俾知所畏有不率者屏棄不齒則佻薄革而廉良進矣議法制曰法令者一民之信也不宜以小害而妨大利數有更變遠惑民聽格式者立事之紀綱也惟稍增損唐舊令律者並行則一朝之典憲備矣官省出入宜著門籍以謹誰何衛事犯法不覺有刑不可以近臣而輕其罰則姦萌自絕矣議職制曰諫官御史舊聽風聞言事近稍沮止請舉行天禧詔令所以廣人主之聰明而防壅塞之弊外戚非任邊劇有顯效不當授以軍職所以慰三邊將帥之心大臣年至尙冒寵祿望優加名數聽

其致仕所以全君臣終始之分出疆使介循次而遣苟非
其人或爲遠方輕鄙望加遴擇無俾失辭取侮勸農之官
職事不修請立考課法以墾田戶口增損爲殿最則吏知
本而民勤力矣古者外官更代有圭節魚符之信今則新
官執勅赴上州郡別無信驗請如舊制復降信敕庶幾四
方有所稟承而絕詐妄也監司案察自有常矩近之奉使
者多事邊幅專愎不通所至鞭笞人吏信任憚巧州縣頗
懼其毒望嚴加戒警俾修實効議黜陟曰賞罰之行惟均
與信前年宋祁誤進冊告王拱辰等薦舉非其人並坐罷
職今拱辰等已遷用而祈猶滯留進奏院宴會館閣職事
被黜者十數人今呂溱已陞擢同坐者未復其悉推恩以

示均一內王洙嘗以學術侍經幄望亟召還舊職其論朝政闕失曰先帝嚴塗金之令所以戒淫侈而敦質素也今近戚服用出入宮禁漸不可制宜謹舊防抵工匠法其弊當自絕也京師無名土木勞民費財望戒內外不急修造及佛祠神廟悉皆禁止須財力稍豐取旨興造方今天下兵籍十倍祖宗時望遣使蒐選罷其疲癯擇精銳以實禁旅官司冒占踰制者悉罷之州縣白直有虛名廣占者宜著定限數溢者悉放還南畝商湖決河累歲不塞議者欲簡力就功此尤非便謂宜重責水官等預計確實功費政府議定然後起役則一舉而成效見矣河北義勇已習兵技屬歲荒徒望詔諸路招諭續食遣歸以窒嘯聚之漸內

侍黎用臣黥隸原恩除環衛官致仕是罪人與周行勞舊均禮宜仍隸籍示有以懲肅景德寺病僧言死而漆其尸寘舊院宜依浮屠法焚瘞郊外以釋羣惑凡此並當時利弊事有甚微而干國體議者或以耳目所熟或以流俗所蔽或以權威所閤置而不問公直據利害不恤羣誹先事開說爲上指陳或言入卽行或播在臺閣開廣聖聰補益民務者多矣又有事繫刑賞下情不得上通國憲抑而不行公以爲利病較然儻言者不爲繩直則抑鬱徼倖終不復辨方朝廷厭西兵旣許議和元昊用事野利大將梗其謀延州青澗城使种世衡遣間王嵩謀謀之由是和議遂定延帥抑不以聞會世衡卒其子古詣闕直其事時延帥

方長樞府登聞院過不得通古以書述本末抵公公卽爲
言朝廷按覆得實贈世衡觀察使錄古上縣簿尉郭承祐
籍舊恩至節鉞領殿前親兵旣罷爲宣徽使出知應天府
希恩欲留職內院公三疏摘其宿負以爲爵位過重猶深
玷國體卽日詔趣承祐行楊懷敏先職皇城不覺衛兵驚
撓宮寢出爲沿邊安撫又坐妄言敵事不實罷安撫猶總
塘灤入奏遷延幸進旣而擢入內副都知公累章彈擊及
請間面陳詔錄章示之令卻還本任猶不行再言小人傲
怙難恕朝廷綱紀須振於是責授三陵副使權倖由是知
警議者謂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古人以爲難視公之舉則
無間言蓋至誠惻怛聖聰察見如水投石不極不止耳於

時中外泰甯上方圖垂世詒燕之策一日內出手札訪近
輔公卽日上對復數千言箴時之闕纖悉無隱皇祐元年
春廷試進士公爲編排官上御後廡手書博學二字賜之
四月穫麥後苑觀三朝寶家訓鑿圖於內閣特旨召公預
坐并賜本如近禁公精於治道每預畫訪占對詳盡時以
京師久陰諸路大水上封援洪範傳下人有謀之應願深
遏惡源消陰沴長陽德音甚切至未幾步直張安挾刃埋
謬門欲有誣告公因事入對上猶記前章語慰諭嘉納面
賜五品服是時安南交趾窺伺邊隙忿爭細故戎瀘蠻嘖
言妄有激索公以爲此必蓄異謀者將構外患請預擇守
將亟徙東南重兵先事制其漸可以厭服後二年邕管有

儂智高之變朝廷經制戎瀘幾數十年方帖然其前數遠
圖補患消難之效又可見矣天子方諮咨眷屬待以不次
時論亦謂納言鳴玉高議廟堂階術在前步武而至矣嗚
呼天不俾壽年止五十七以其年季冬寢病某日終於司
農之官舍訃聞上爲嗟惻詔錄其孤移恩於次壻張升卿
釋褐許州長社縣主簿非常例也仲氏方尹京劇趣辦襄
事以明年正月己酉葬開封汴陽鄉從先公之次隧夫人
丁氏故相晉公諱謂之孫某官拱之女累封蘇國夫人某
年月日逝於子舍合祔公穴四男子勰翰林學士朝議大
夫燮朝奉大夫通判臨江軍餼朝奉郎通判陳州臨以滑
州韋城縣主簿卒官三女長壻奉議郎李之邵次卽升卿

今爲朝請郎知秦州幼西京軍巡判官沈述孫男十三人
杲卿宣德郎東美瀛州防禦推官朝隱承事郎並前進士
魯望端已承務郎壽朋德輿廷碩賓王伯言君魚邠老汝
士學進士業孫女十人壻皆士人曾孫男女今三十一人
公風度器識奧學精藝趣尙超俗文章爾雅凡所著述其
科舉應詔之文爲士人傳誦外得遺藁摭爲十五卷名諫
垣集故友龍圖學士宋公次道敘之詳矣惟錢氏世自武
肅王宅有吳越方五季紛擾羣雄割據擅勝兵僭稱號戕
害生聚毒甚塗炭獨吳越一方包貢不絕朝廷策命恩禮
如平時元帥避賢遜位有季子之節忠懿王最先入朝蒙
邾儀之褒弭亂戢兵恭順不失陰德有後今爲信然故二

家子孫累葉顯赫近世罕倫翰林君繼三世采入之榮簡
在聖衷光照前烈而霜露之感歲時不愆以謂宰木已拱
而麗牲未建以某於公平日從游之舊朋好尤篤嘉言美
行皆耳目之間見將圖金石之刻表章門闕之路以文見
屬義不得辭感舊思賢託銘敘意其辭曰錢氏自唐跨有
吳越屬時披紛羣雄僭竊惟彼武林世載純節邁我皇運
首朝帝闕吳越五君東府逡巡退棲會稽貽慶後人掌武
惟子二惠惟孫賢良方正父子弟昆赫赫仁宗孳孳求訓
司徒竭來大徒利見制策五千篇奏稱善封章八十沃心
無間惟天生德惟聖知賢筌宰契合藥石功宣時亨運往
道卷名全承家有子嗣德昭前德有報矣神所勞矣考室

構矣門閭高

讀去聲

矣春秋時思祝宗孝告已禋九章將陞

四廟言瞻喬梓在阪之陽夷山拱其後京水溢其旁諗堪
輿之宿兆非穉韋之能祥觀金石刻兮過者必下積善之
裔兮德音不忘

蘇魏公集
五十二

潤州州宅後亭記吳楚之俗

大抵信禳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焉民病且憂不
先醫而先巫其尤蠹者羣巫掊貨財偶土工狀夔獠傀魁
洙陽彷徨之象聚而館之叢祠之中鼓氣燄以與妖假鬼
神以譁衆奇衰譎詐之人殖利擅私公行於道顧科禁莫
之警也甚矣風俗之窳薄若是長人者獨不能矯其枉而
率諸正乎慶歷七年祠曹員外郎彭城錢侯以方聞署等
來作民牧下車之初視庶政之苛慝與習俗之抗弊旣興

且治之細大之務銖兩之姦無所容惟是里巫之鑿俗始未及治明年夏有挾鬼說以邀賄於郡官者吏得以白卽命寘於法因大索他黨悉鉤致之斥巫師者數十撤房祀者十餘土木幻誕之容碎於庭幃牀供具之器籍於公架梁植楹蓋瓦級甄積以萬計視之皆良材而有用也乃相治署之西北墉得廣輪方十弓之地有軒宇遺基在焉高山環前長川帶旁下視郭郭闐闐然可以覽土風跳形勝察民物於是頤指工人不日構亭其上凡功費之給畢出於廢祠而無一簣之財取於官府旣成題其榜曰某所以志革弊且勵夫汙俗也官僚之暇從賓客以臨之或目其題而贊之曰美夫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於民乎因

於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爲敦龐也揭石以寄政欲編戶曉然諭善道也引美以爲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染也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乎拊封略也昔狄梁公之拊循江表李衛公之廉察是邦皆嘗剪除淫祠澄清郡邑當時美之唐史稱焉記風俗述政事其來舊矣是亦君子善政之義敢鏡諸石以書首事示將來成賢侯之意不以無似見命之辱竊謂是役也旣始於巫蠱而終於戒後是豈獨爲觀遊燕嬉而作也故著其大者宜詳小者可略後之人登斯亭覽斯文由是知良二千石政事之美本乎革風俗而一中和也

蘇魏公集六十四

張挺卿墓誌銘二男子長曰康直

用其舅端明殿學士錢公奏補爲郊社齋郎

五十八

感事

述懷詩示兒孫自注過京口會故人錢起居子高作守治

館相留五潤州錢祠部新建寶墨亭詩六錢起居挽詩四

劉敞公是集十子高作司諫見舉自代五古一首二十

六送子高知潤州五言長律有云賢良方正舉父子弟兄

同 又戲作小詩呈子高五言長律一首

劉攽彭城集十六有錢子高舉賢良中科舉賀子飛詩

張耒柯山集四十二真陽縣素絲堂記慶歷中起居錢公

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耒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

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

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

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於宋

爲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於朝以才德爲名臣者相繼
號爲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守公之
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情言
於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
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隆平集十四錢彥遠字子高以父在太廟齋郎至大理寺
丞登進士第至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策入等授祠部員
外郎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卒年三十七子總變蘇父易
弟明逸及彥遠皆中制舉世以爲盛彥遠屢上封事言事
判司農等因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有
下謀上之徵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埋謬門者上善

其奏特賜五品服

涑水記聞十一種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詰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父離間剛朗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彥遠爲上言之

胡文恭集十二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制莊裕雞肋編下皇祐中右司錄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錢氏考古錄卷四
三
宋諸臣奏議四十九有錢彥遠上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疏五十一論臺諫不許風聞言人過失疏八十四請焚瘞
物故妖僧疏九十八乞禁戚里權要之家塗金疏一百五
乞置勸農司疏一百二十二論步直兵士作過疏又三四
七狀乞撥併諸路軍額放停老弱疏
宋文鑑八十七有錢彥遠奉國軍衙司都目序一百三敦
儉策一百十六賀杜相公書

錢塘先賢傳贊宋諫院錢公字子高諱彥遠父易弟明逸
暨公並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
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時旱蝗民乏食公發常平倉振
捄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摧價公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罷

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
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時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真卒乃除
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遠得環衛官
許懷德高年未謝事公上疏極論之及言楊景宗郭承祐
鬪葺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公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
建明後卒於官事見國史贊曰大科異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玉立朝紳霜清諫紙卓犖如公百年有幾
避暑避話下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
當慎其遺脫入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天家之貝未定
東都事略錢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大理寺丞
復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員

外郎彥遠因災異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畋遊之樂而前歲地震今歲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
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
故出譴告以示陛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
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
驅老弱掠畜田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
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如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
五載天下騷然又納欵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
大袍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
耶又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
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患講長久之計以答

天戒則天下幸甚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卒年三十七
續通鑑長編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
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
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李壁王荆公詩注三十九慶歷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
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人心嗷嗷
寶慶會稽續志六進士表寶元元年呂榛榜錢彥遠慶
歷六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士錢彥遠

咸洄臨安志錢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大理寺
丞復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

員外郎慶歷七年知潤州因災異上疏極言國家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西北二虜我之堅敵今北戎據幽燕山後元昊盜靈武銀夏皆我之州郡伺我閒隙收我亡叛非止毆略而已往時元昊內寇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一日契丹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又湖廣蠻獠戕害劫掠生民流離調發督歛軍須百出置之不問其憂不細惟陛下念此三方講長久之計以安元元性命大凡牧長之吏生民之慘舒休戚繫之守吏失則一方弊利害切於身飢寒偏於內彼不起爲盜賊則當危苦愁厄而死危苦愁厄之氣所以致水旱臣願陛下精選天下之長吏此根本之論也時旱蝗

民乏食彥遠在潤發常平倉賑救部使者詰其專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罷數赦擇牧守增俸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工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時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眞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皆上疏極論之又言楊景宗郭承祐闖葺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官年三十七彥遠風度凝遠學問該博皇祐元年嘗爲廷試編排官仁宗書博學二字以賜之其卒也宋敏求銘其墓蘇頌爲神道碑四子勰燮龢參

以國史本傳東都事

略皇朝名臣經濟錄乾道志修

宋史傳錢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案遷大理寺

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据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裙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

督歛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摧價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收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謁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

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臯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闖穴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藝文志錢彥遠諫垣集三十卷又諫垣遺稿五卷

通志別集類錢子高集三十卷

錢明逸

事文類聚前集四十五有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

序末署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

歐陽修年譜慶歷五年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府鞫治

歐陽修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疏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旣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理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概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肯用臣至此今臺官方

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效尤欲望

朝廷特加裁察

表奏四
六集四

丙制集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除劉沆知應天府制文後

注替錢明逸

歐集未附錄事蹟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

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

明逸罷嘉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

其子發
等述

蘇軾王仲父哀辭引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

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

錢醕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軾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

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歿矣

東坡志林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葯而假天以禁人耳子飛不察爲鬼所脅

韓魏公別錄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嘉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

靈耶

名臣言行錄後集一引

張舜民畫墁錄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

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胡文恭集十八錢明逸可依前兵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學士知蔡州制

王珪華陽集十五賜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錢明逸轉官謝恩進馬詔

劉敞公是集十聞子飛作諫官寄隱直五古有云錢侯困躓時詎免時俗輕二十六同貢甫賀錢子飛兄弟

東都事略錢明逸字子飛亦舉賢良方正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爲盛由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亳州召爲右

正言直集賢院明逸言事希陳執中章何衆之意以排杜
衍范仲淹富弼由是三人者俱罷政事遂爲時論罪之進
右司諫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坐尹
京無威望又考獄囚凍墮足以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
青鄆曹四州加端明殿學士知嘉州召還經筵爲翰林學
士御史言其文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爲端明殿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復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代還卒年五十
七贈禮部尙書謚曰修懿

默記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
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爲藥鋪役人與高
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爲驗

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人置
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
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概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
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概弁包拯
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
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

洪遵翰苑羣書學士年表慶歷七年錢明逸三月以右諫
議大夫知制誥拜皇祐元年四月除龍圖閣學士知蔡州
罷

續通鑑長編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
殿中丞錢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

廬州明逸易子也六年八月右司諫知制誥錢明逸賀國主生辰皇祐元年三月契丹使來告西征遣翰林學士錢明逸爲報聘使

齊東野語二十至和五老則杜衍王渙畢世長朱貫馮平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爲之圖像而序之

涑水記聞三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知制誥錢明逸十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憾靖聞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卽以聞樓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畫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

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人皆罷政惜哉
寶慶會稽續志進士表慶歷二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殿中丞錢明逸

咸淳臨安志同

輿地紀勝資州道勝亭給事中孫抃有題龍水縣錢氏道
勝亭詩范公鎮及錢明逸梅堯臣皆有詩

揮塵後錄五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
稱之於一時者如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

宋史傳錢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科轉太常博士爲呂
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
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
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

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
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擧乃竄之遠方而
奪其恩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自
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
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
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鄼氏墮足死罷爲龍圖
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
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
是于闐入貢道邈川明廝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
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
廷撫吮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賂縉緜邀請六事旣徇其

五而猶缺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辜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甯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修懿 論曰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儻明逸以傾險竝爲時論所憾云 仁宗紀皇祐元年三月庚申翰林院學士錢明逸報使契丹 郭承祐傳諫官錢明逸言

承祐無廉守邢民素厭苦之 孝義朱壽昌傳劉時年七

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

藝文志錢明逸衣冠盛事一卷錢明逸西國七曜歷一

卷錢明逸刻漏規矩一卷錢明逸熙甯姓纂六卷

遼史興宗紀重熙十八年六月己巳宋以遼師伐夏遣錢

逸致贐禮

按卽錢明逸

曹州左山興化禪院重修寶乘塔碑銘至和二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錢明逸撰

嚴可均鐵橋漫稿金石跋

劉跋曹州重修學記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

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

而曹實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

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

學易集六

錢塤 萬姓統譜錢塤字深世祖億宋乾德間判明州子孫
遂家於鄞塤世居東錢湖之里讀書尚節概不事侈靡晚
年別築一室植松竹以自况日與同里高友文談論經史
得一善則佩服不忘鄉人敬慕之
名勝志東錢湖東鄞縣東三十五里舊名西湖宋錢塤世
居湖上好學有節概與同里高友文以談經史相資廓落
世務

錢冶 歐陽居士集二十五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
郎錢君墓表君諱冶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
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於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於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朔州海陽縣令遷甯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母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年二十三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

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卽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卽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汙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於官君立焚之以白策

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
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藉民察其
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
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歧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
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
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
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
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
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
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
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妣諸葛氏封萬年縣太

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
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
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時公瑾公
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
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
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餗
等葬君子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
午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顛頊之苗裔始
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
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
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

力者若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竇七世至君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錢奕 歐陽集長沙縣君胡氏誌銘女適邵陽縣令錢奕

錢振 宋台州臨海縣勅延豐院記未有給事郎行臨海縣

尉同權縣事錢振

天聖四年

錢聿 西湖龍華寺摩崖題名有錢聿寶元二年八月廿四日又司馬池等龍華寺題名司馬池周駸錢聿石再寶陳嘉謨謝景伯馬元康同游此寺康定元年中秋二十四日元翼題

金石文跋尾肇慶府七星巖題名有提點刑獄周湛同提
點刑獄錢聿知郡事包拯同至慶歷二年三月初九日題
錢衮 歐陽集江休復誌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衮

輿地紀勝一百六十四懷安軍人物錢衮字去私金堂人
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治平中刺義勇不問貴賤盡籍爲兵
人人駭怖公向漕使奏寢其事詔從其請文與可誌其墓
錢士開 輿地紀勝一百六十七富順監教授錢士開泮水
巷記其俗慤而愿其士競於文其山川之勝則翠巘絡繹
張其前大江繚繞環其下

錢中孚 宋諸臣奏議十一龐籍封進草子乞抑奢侈云臣
始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

富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溫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
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晒乾摘去翅足和
野菜合煮以食別無虛妄云云注明道三年七月上